

## ArtForum 藝術論壇 展評 CRITICS' PICKS

文／徐詩雨

自從人類世成為當代藝術圈的新顯學後，藝術家與哲學家似乎成為人性良知面的代言者，不斷地審視與反省人類與自然的關係，針對環保議題振臂疾呼。在全球經濟活動因肆虐數月的新冠肺炎疫情而幾乎停擺之時，台灣桃園一檔以非語言命名的展覽“//\N//”如期開展。參展的六位藝術家同樣叩問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但是沒有此類展覽中常見的義正嚴辭，而是用更具個人身體經驗的轉化勾勒出自然與我們的生活中的交織。

一樓詹奉宗的作品《意志》（2020）靈感來自藝術家平日在梨園務農的嫁接經驗，在已死的樹幹上接上另一株的樹枝，幾乎突破展場的天花板。枝幹上纏繞著膠帶和以蠟接合的束線帶，紅白藍三色就像是醫學圖鑑中的溫血動物的血管——這些材料與技法也是農民實際使用的。嫁接這項技術讓身處亞熱帶的台灣農民得以種出口感更佳、市場更易接受的溫帶梨，成為人類試圖駕馭自然的意志展現，然而自然本身的意志呢？同一樓王怡婷的影像裝置《蘆葦》

（2020）嘗試捕捉南韓自然保護濕地的蘆葦擺動。王怡婷偏愛在作品中討論時間性，這次她利用影像反復循環播放的特性，用大頭針定位影像中隨風擺動蘆葦的末梢。在影像暗去的一刻，蘆葦的搖曳被針尖點點定格，自然的韻律在此時被視覺化了。

被視覺化的自然往往成為一種脫離脈絡的符號充斥我們的日常生活。王佩瑄在《西雅圖在做夢》（2020）中使用繽紛的叢林壁紙，輕而易舉地營造出所謂的異國風情。蹲坐在牆角的陶瓷白兔、似貓似豹的雕塑戴著樹葉皇冠；從叢林壁紙突出的結構被豹紋織品包裡，它有可能是樹枝也可能是鹿角。觀看者的視線可以在作品的繁複繽紛中抬高仰望，也可以縮踞一隅凝視，但就是無法安適地找到自我棲居的位置，是否永遠有一個待感知的他方？而自然成為未知的象徵，彷彿一直潛藏在人類的集體無意識。魏澤的《崇拜：本原之源—亞馬遜雨林I》

（2020）乃是藝術家至南美洲考察兩個月、接觸當地原住民認知世界的方法與知識後創作。他認為人類總試圖在有限的生命經驗與認知範圍建立起對無限與未知的詮釋。反復訴說的神話、重複進行的儀式原型都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敬畏。所以他將亞馬遜的種種自然風光如樹木、河流根據自己身處當地的感受轉化成圖像扭曲的半抽象畫面。觀眾在作品中依稀可以辨認出屬於自然地景的元素，同時察覺一種更高的力量的影響。

三樓曾韻潔的作品《垂釣現場I：為什麼沒有魚》（2019-20）將空間焦點拉回到展覽所在地桃園，以一個充滿諷喻的魚料理食譜描繪當地自然環境變遷與都市軼聞。飲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與自然最直接的連結，只是我們往往無法知道食材來源的環境。藝術家曾循南崁溪向溪源踏查，但原本該是溪流發源地的地點只見一片待興建的建地，辨認不出任何水源地的痕跡。回到展場二樓，賴怡辰的作品乍看之下沒有任何顯而易見的自然元素，卻最為點題：用鑷子小心翼翼地以點狀水晶指甲貼紙排出 mediated existense 碎片組合成整體，才被認為有意

義。牆上一段引用自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描述秩序如何形成的文字，當中有些字母剝落，難以站在單一角度閱讀，而影像循環著手指在紙上來回抹去鉛筆寫下的 **mediated existense**——一部分的獨特性在尋求融入整體、創造秩序時被隱去，不再可見。視覺的霸權已經滲透至科學知識的建構，讓自然成為一個待識別的對象，等著被理想地分類，而這完美的秩序中容不下未被辨認的、難以言說的存在。對不可見之物的漠視與恐懼或許正是這次疫情造成公衛、經濟與政治危機的主因。自然並非一個待辨認的他者，人類其實一直身處於這個牽一發動全身的網絡中。如同展名所暗示的，或許在此刻，我們需要的是讓無法用言語描述的經驗有空間伸展，讓彼此的關係成為中心，萬事萬物終將交會。